

# 人类的生存自觉与“现代性”生存模式

王天民<sup>1</sup>, 张 英<sup>2</sup>

(1. 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5; 2. 中央民族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人类的意识自觉性是传统生存模式向“现代性”生存模式转化的主体动因。“现代性”生存模式是介于无序和失序之间的秩序性的生存模式,是集“提升‘现代性’精神”与“消解‘现代性’桎梏”于一体的动态性的生存模式,是借助于“后现代性”实现着内在超拔的永恒性的生存模式。

**关键词:**意识自觉性; 现代性; 生存模式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08)01-0041-04

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体样式和整体趋势,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引发的严峻危机,使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学界聚焦争议的问题。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特质和属性,直接呈现着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隐患和问题,因而是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核心语词。人们从思维方式、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等多个维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批判,毫无疑问,此类分析和批判对于人们认清“现代性”问题之所指,明确“现代性”问题之所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一种理论论证无论多么详尽充实,如果脱离了人的生命属性这一根本参照对象,就会陷入空疏的宣教,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1]9</sup>因此,参照人的生命属性,联系人类发展的历史境遇,是我们探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点。只有透过这一视点,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意义和存在样式,从而为生活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人提供清醒的现代意识。

## 一、意识自觉性与生存模式的历史变迁性

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必然是与人相关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现代性是与自身人的生命属性密切相关的社会属性,联系人的生命属性,是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必然路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

意识的活动”<sup>[1]46</sup>,这种类特性意味着人对自身生命活动的意识自觉性,意味着人“能把生命意识与生命存在区别开来,形成生命意识对生命存在的审视和反思”<sup>[2]</sup>。这种审视和反思的结果,便是人对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和改造,即生命模式的历史性变迁。

当然,生命意识对生命存在的审视和反思是片刻不停、始终伴随的,人的生命模式却可能是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保持着“恒常不变”的样态,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人类对自身生活的变革和塑造,也不能否定人的生命意识对生命存在的审视和反思,而只能说明,生命意识对生命存在的超越是以生命存在对生命意识的决定为前提的超越,生命存在对生命意识的决定,是通过生命意识对生命存在的引导和塑造实现的决定。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sup>[1]72</sup>,当人们的生存状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人们的生存意识便不可能发生飞跃性的变化,只可能出现反映和审视着“恒常生命存在”的“恒常生命意识”,如果出现了彻底脱离了“恒常生命存在”的“反常生命意识”,那只能是缺乏存在根基和实现条件的虚幻意识,空想共产主义理论的结局验证了这种虚幻意识的不果宿命。一旦人们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审视着生命存在的生命意识便会发生超常的变化,这种超常的生命意识基于超常的生命存在,因而是真实的生命意识,兴起于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成功的实践,证实了这种真实生命意识的实践效力。

可见,生命存在模式可能长期保持“恒常不变”的样式,并没有否定生命意识对生命存在的反思、审视和塑造,恰恰真实地表现了生命意识反思、审视和塑造生命存在的具体方式。即“恒常的生命存在”生成“恒常的生命意识”,“恒常的生命意识”再引导生命存在的恒常发展;“变革的生命存在”生成“反常的生命意识”,“反常的生命意识”又引导生命存在的超常变化。人自身生存状态的变

收稿日期: 2007-11-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07JC7100

10)

作者简介: 王天民(1973-),男,山东汶上人,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伦理学研究; 张英(1975-),女,黑龙江伊春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民族社会学研究。

化,是人的意识变化、生命模式变革的最终根源。人的生命存在与生命意识这种互动机制,既表明了生命存在对生命意识的决定性,又表明了生命意识对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同时还表明了人的生命模式变革的根本性,即生命模式的变化是“超常性”的、质的变化,而不是循序渐进的维持常规样式的量变。我们把生命模式的这种变化称做“历史性变迁”,一是为了表明这种变化历史跨度之大,它是需要漫长历史时期的积累才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不是频繁出现的经常性变化;二是为了表明这种变化意义之深刻,它是打破旧的系统的颠覆性、重塑性的变化,而不是保持在旧的系统内部的延续性、充实性的变化。生命模式的历史性变迁,造成了人类发展历程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分,也为人们思考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提供了两类不同的参照,从而把融通古今、透析未来的历史性思维深深埋置在了人们的颅脑之中。

作为时间观念的“传统”、“现代”与“未来”,是每一代人共有的概念,因为每一代人都能感受到“传统”、“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演历。作为生存模式的“传统”、“现代”与“未来”概念,是近代以来即十七八世纪欧洲发生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才具备的观念。因为直到近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模式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才有了“生存模式”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而在此之前,时间虽然有演历,人类的生存模式却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因此,如果“传统”与“现代”是相对于人的生存模式做出的区分,那么就可以说,近代以前人们还没有“传统”、“现在”与“未来”的生存观念,只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观念。

生存模式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划分,是由启蒙运动来标示的,启蒙运动的发生,引起了人类生存模式的根本变革,塑造和引导了不同于传统生活模式的现代生存模式。在启蒙运动发生之前,自然经济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基础,物质资料的匮乏是人类生活的整体水平,人对人的依赖是人际关系的整体状态。以自然经济为整体基础的生产活动,在规模和水平上注定是非常有限的。生产规模和水平的有限性决定了物质资料的匮乏性,也决定了人对在人之外决定着人的生存命运的强大未知力量的崇拜和敬畏,物质资料的匮乏加之个体对物质资料占有的不均,又进一步促成了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人格神的崇拜和敬畏。因此,由自然经济的整体基础、物质资料的整体匮乏、人对人的整体依赖状况所构建的传统生活模式的基本结构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是造成传统生活模式的最终根源,生产力水平的飞跃式提高又是人类生活模式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最终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自然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所代替。器大工业对自然界的宰割性开发,为人类积累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也在自然面前证实了人的自主和强大,从而消解了人对未知力量和掌控着未知力量的人

格神的崇拜和敬畏,转而敬畏自身和决定着自身之福祸的物质财富。市场经济作为财富的流通模式,在人们思维中培植了平等意识和自主观念的同时,也在人们的思维中化育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拜金主义的信仰模式。人类意识审视和反思了生存状况的这些重大变革,必然会塑造和引导一种根本不同于传统生活模式的新型的现代生活模式,文化启蒙是人类意识塑造和引导现代生活的基本途径。启蒙运动论证了由经济生活的纵欲主义、政治生活的民主主义、精神生活的理性主义所构建的现代生活模式的合法性,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普遍确立。总之,启蒙运动使人类生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变迁,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历史变迁的客观基础,人类的意识自觉性则是实现这一历史变迁的主体根源。

## 二、“现代性”生存模式的秩序性:在“无序”与“失序”之间

“现代性”生存模式,是一种富有秩序性的生存模式,这种秩序性是凭借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民主意识的增强、理性精神的张扬获得和担保的秩序性,因而是与自由相融通的秩序性。近代以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未知领域和神秘现象被人类破解和揭秘,越来越丰富的理论和技术转化为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人类的实践活动日益成为依据原理、利用工具、获取利益的秩序井然的活动;启蒙运动使民主意识和民权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个体的交往活动和社会整体的管理活动,日益成为按照民主精神,通过民主程序,确定民主建制,营造民主秩序的活动;启蒙运动和市场经济共同化育了人们的理性精神,提升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社会的运行呈现为由主体的目的掌控着的有序样式。

与“现代性”生活模式的秩序性相对立的两极是传统生活模式下由人类的无知、无力、无奈所决定的无序和当代日趋加剧的由人类实践的失度、失范和失误所导致的失序。相对于现代社会完备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传统社会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社会科学方面都是处于知识匮乏、技术落后的状态,可以说是处于相对无知的社会发展阶段。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无知,意味着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作为盲目必然性的力量决定、制约着人的生活,意味着人必然以主观的猜测和臆想代替事物间的客观联系和事物发展的真实动力。此种生活境遇和意识水平,一方面决定了人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对自然界的依赖、对自然规律的顺从,另一方面决定了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对精英的依赖、对命运的顺从。也就是说,知识上的无知必然造成实践上的无力,实践上的无力必然造成生活上的无奈。在无知、无力和无奈的生活境遇中,人们既不可能从认知的层面全面地把握作为规律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有秩序,也不可能从实践的层面自由地构建作为实践结果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人为秩序。因此,无秩序性是传统生活模式的基本特征。

“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sup>[3]</sup>,这种意义就在于,把握生活世界的秩序,是人类自主的依据和自由的保障。生活的无序性意味着人在认识和实践层面无力操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则意味着人在认识和实践层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主操作。随着无秩序的生活向有秩序性生活的转变,人类无法操作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成了人类自主操作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于是,传统生活模式从根本上转变为“现代性”生活模式。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原因是人类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其意义是确立了人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唤醒了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意识。然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唤醒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之后,人类生活的秩序性和由这种秩序性所保障的自由性是否会得到不断巩固和维护呢?

按照单向的决定性思维,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的主体意识的彰显,似乎注定了世界的可操作性的不断增强、人类的自由性的不断丰富;按照双向的互动性思维,人类相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永远也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尊重和顺应世界的规律,是巩固和增强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从而增强世界的可操作性和人类的自由性的前提条件。背离了这一前提,把主体地位扩张为霸主角,把主体意识膨胀为主宰观念,必然导致人在世界中主体地位的剥夺和主体意识的没落。近代以来的人类发展趋势和人类当代的生存境遇充分表明了,单项决定思维的简单性、错误性,双向互动思维的正确性、合理性。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神秘的未知世界变成了祛魅的已知或可知的世界,人由依附、顺从于自然的柔弱生命变成了超越自然、君临万物的霸主,人对世界的有限开发变成了无度的征伐、肆意的宰割。结果既打破了“人从属于自然”的原始平衡,又打破了“由人对自然的适度开发”构建的人为秩序,世界日渐沦为失序的境地。同时,张扬着狂妄理性的主体意识,驱除和遮蔽了人的生命和历史中的一切非理性内容,把丰富的人性简化成了单一的理性,把复杂的历史裁剪成了纯粹的理性图式。生命的失常和生活的失范,最终导致了世界的失序。

人作为自然生命与自然界的一致性,要求人对自然的认知是谦逊的有限认知,而不是狂妄的全知,人对自然的改造是友善的适度改造,而不是恶意的无度宰制;只有谦逊的有限认知和友善的适度改造,才能在自然界、在人和自然之间营造和谐的秩序,狂妄的全知和恶意的宰制只能使自然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混乱失序。人作为具有理性和其他多种生命属性的复杂生命,要求生命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样式的丰富性,理性作为最基本的人性特质,其功用和意义就在于发掘和实现多样的生命模式和生活方式,增进人性和人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谐性,而不是以理性取代和遮蔽其他多种生命属性,从而导致生命存在和生

活世界的单调、失序。

历史演进到近代,人类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得到了飞跃性提高,茫然无序的传统生活转变为秩序井然的“现代性”生活,生活模式的这种重大转变,是由深刻的时代变革所引发的,更是由人们对深刻时代变迁的生存意识所促成的。而要巩固人类生活的秩序性,也要适应时代的变迁,不断提升人类的意识自觉性,以免狂妄的霸主意识和极端的理性主义打破现代生活的既有秩序,把人类抛入失序的谷底。因此,提升生命意识,保持对生活的自觉反思,才能在无序的传统生活和失序的当下危机之间保持“现代性”生活的和谐秩序。

### 三、“现代性”生存模式的动态性:提升与消解的统一

“现代性”生存模式的产生和存续以人类意识对人类生命状态的觉知和反思为前提,意识的动变性,决定了“现代性”生存模式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体现为人类生活实践不断构建提升“现代性”的精神和要素,不断破除和消解背离“现代性”的精神和要素,从而实现着“现代性”精神和要素的建构提升与破除消解的统一。

“现代性”生存模式作为一种复杂的生活实践系统具有基本的结构要素和独特的精神特质。“现代性”生存模式的建构过程,就是在人类生命意识的自觉反思下,构建“现代性”生活要素,化育“现代性”生活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一次完结、一举成功的过程,而是循序渐进、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一点是由人类生活诸方面发展的不均衡性、不同步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把近代德国的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并且认为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往往在文化上可能演奏第一乐章,就揭示了人类生活诸方面发展的不同步性、不均衡性。“现代性”生活模式的建构过程,突出体现为“现代性”生活要素和“现代性”生活精神循序的化育、提升过程。现代性生活模式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系统确立之后,“现代性”生活要素和“现代性”生活精神便处于提升与消解的动态统一状态。

建构和延续“现代性”生活模式,就要不断化育“现代性”生活要素,不断提升“现代性”生活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把某种生活要素过分突出,以至于遮蔽人的整体生活,把某种生活精神推向极端,以至于取代了人的全部精神,那么由这种生活要素和生活精神所构建和支撑的生活模式必然背离其本来的意义,对于“现代性”生活模式来说就是背离“人本的、自由的”意义。因此,过分地、片面地膨胀“现代性”生活要素和“现代性”生活精神,不是开拓“现代性”生活模式的界域,而是编织“现代性”生活的桎梏。“现代性”生活模式的发展经历和时代遭遇,现实地昭示了提升现代精神与消解现代桎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经济生活来看,“现代性”生活是一种高产出、高消耗的纵欲主义生活,这种生活使人类摆脱了物质资料匮乏的生活状况,也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人被物化、异

化的恶劣后果;从政治生活来看,“现代性”生活是一种倡导自主、拒斥束缚的自由主义生活,这种生活使人们摆脱了依附观念,确立了自主意识,也助长了漠视规范、无意合作的任性态度,导致了冲突纷扰、身不由己的实践困顿;从精神生活来看,“现代性”生活是一种高扬理性、消解蒙昧的启蒙主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了人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态度,也造成了精神祛魅和信仰失尊,导致了失神无韵的生存苦闷。“现代性”生活的深入发展所导致的种种背离初衷、始料不及的后果表明了“现代性”生活内在的双面性,也向我们启示了对待“现代性”生活所应具备的提升与消解辩证统一的态度。具体来讲就是,从经济的层面提升“现代性”生活积极创造、节制消费的精神,消解贪婪无度的纵欲主义;从政治的层面提升“现代性”生活自主、自制的自由精神,消解狂妄孤僻的任性态度;从文化的层面提升“现代性”生活反思、自省的精神,消解片面、简单的生活认知。

要使“现代性”生活模式保持其本来的意义,而不至于发展成为反面,就需要始终以清醒的反思意识引导其发展,在化育“现代性”生活要素,提升“现代性”生活精神的同时,破除和消解一切现代性桎梏,以提升与消解辩证统一的动态结构,确保“现代性”生活的生命精神。现代性生活的意义如同一片树叶的两面,双面的关照才能把握其真实面貌,辩证的引导才能带给人类长远的幸福。

#### 四、“现代性”生存模式的永恒性:演化于历史中的永恒

人类自身的反思特性促成了传统生活模式向“现代性”生存模式的转变,那么在人类反思特性的推动下,现代性生存模式将发生何种变化,或将变为何种新型的生存模式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但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反思特性,而且取决于“现代性”生存模式的特性。“现代性”生存模式是以理性精神为魂魄,以人类对生命的自觉、自主为特质的生存模式,因而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是现代性生存模式的体制功能和体制属性。如果说人类自身的反思特性决定了人类生存模式无限更新、无限提升的特性,现代性生存模式自我反思的功能和属性,则把人类生存模式无限更新、提升的属性由外在的模式转变成了内在的模式,从而也使“现代性”生存模式获得了永恒性。

现代性生存模式的永恒性不是静止、死寂的“终结历史”的永恒性,而是通过体制内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我更新“延展历史”的永恒性,因而是演化于历史之中的永恒性。我们不能把“现代性”生存模式设想为历史的末日,以至于认为人类生活已达到至善,历史发展已抵达终点。我们更不能受“恶无限”的惯性驱使,从“现代性”生存模式取代传统生存模式的逻辑,推论出“现代性”生存

模式必然被某种根本上异质的、外在的、后来的后现代生存模式所取代。美国著名的“现代性”问题专家安德鲁·芬伯格曾针对“现代性”的技术问题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现代技术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充满着问题但可以从内部加以改变。”<sup>[4]</sup>不但现代性的技术问题可以在“现代性”生存模式的体制内部得到解决,“现代性”生存模式所伴生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现代性”生存模式的体制内部得到解决,这一点是由“现代性”生存模式自我反思的功能和属性决定的。

后现代不是异质于、外在于“现代性”生存模式的后来的生存模式,“后现代性是在一种更完善的现代化的境遇中获得的東西”<sup>[5]</sup>。因而,后现代是内在于“现代性”生存模式之中的,是“现代性”生存模式自我调节的手段和方式,因而是现代性孕育和包容了后现代性,后现代性并没有背离现代性。虽然后现代思想家的话语充满了对现代性的反叛和嘲讽的语调,而事实上“现代性”生存模式正是借助于后现代话语进行自我调适和疗治的,后现代话语解构的不是现代性“批判、反思”的精髓,而是包括技术异化、理性狂妄在内的一切现代性的桎梏。因此,后现代话语对现代性的批判是“现代性”生存模式以遭遇外在反动的形式实现的内在超拔。

后现代性和现代性是内在于“现代性”生存模式的对立统一两个方面,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现代性”生存模式都无法存续,借助于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对抗的互动机制,“现代性”生存模式有效地进行着自我调适,从而使其遭逢的一切问题都能够在其体制内部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对于“现代性”生存模式来说,只可能出现阶段性、个别性问题的历史性解决,而不可能出现由整体性问题所导致的彻底覆灭。阶段性、个别性问题历史性解决的方式,正是“现代性”生存模式“延展历史”的基本途径,“现代性”生存模式的永恒性便演化于这一历史途径之中。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杨魁森.深化生活世界理论研究[J].新华文摘,2007(9):35
- [3] 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
- [4] 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
- [5] 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23

[责任编辑:高云涌]